

創作內容摘要：

內容敘說當代一個面臨基測的國中女孩梅婉，因應部落傳統巫覡信仰中成巫的召喚，幾經排斥拒絕之後，終於接受事實而成為現代女巫。不料，梅婉成為巫師，竟然隱含著部落一個極大的期望實踐，寄望承襲古老巫術力量的梅婉，自 21 世紀穿越時空至 17 世紀阻止荷蘭人屠殺毀村。梅婉明瞭自己成為巫師的使命，決定以其父親關於當代卑南族巫術操作理論的研究，並求助在世的女巫祖母的指導，幫助自己了解並熟悉巫術力量的操作。當一切感到順利，梅婉的穿越時空之旅，竟陰錯陽差地跑錯了場域，出現在 17 世紀的大巴六九山區，意外的目睹那從未有過人跡的參天古木群，那令梅婉感到熟悉卻又陌生的靜謐森林，此時正緊鑼密鼓的展開巨樹間、植物種間的生死搏鬥。梅婉企圖干預，卻無力阻擋那些巨樹間已經執行數百年佈署後最後的決戰，於是一場驚天動地的、改變地貌的戰爭結果終於展開、落幕。挫折感加上主要使命，梅婉回到現代，然後再出發前往目的地，不料卻又提前抵達三年，陷自己於極度危險之境……。

作品自選一完整章節

九、巨樹林

「乙古勒，這裡是哪裡啊！」梅婉才張開眼地四周張望，臉上出現了一絲驚懼，瞪著眼，呼吸隨著紊亂心跳而時長時短忽重忽輕。

「我怎麼會知道啊！這麼多樹，森壓壓的黑濛！」

「森壓壓的黑濛？乙古勒，這不是作文課，妳就別賣弄了詞藻了！我們到底在哪裡啊？」梅婉的聲音有些因為畏懼不安而顫抖。

「我真的不知道啊，這裡是哪裡，妳應該比我更清楚才對啊！這裡的樹木這麼茂密，黑壓壓的一片，我哪裡是賣弄了！」

「這……」梅婉似乎也警覺自己的失態，「好啦！我想我們成功了！」

「妳是說……哎呀，妳看我光抱怨這裡視線不好，忘了我們正在試著做穿越……妳說的時空穿越。」乙古勒因為興奮，聲音夾雜著葉片拍擊空氣的啪啦聲。

「是啊，妳嫌這裡黑暗看不清，我看，這哪有妳在廁所裡黑啊？」梅婉表情多了一些笑意，「不過，我真的不知道這裡是哪裡了。」梅婉語調輕揚了起來，她環視四周，因為興奮而心跳加速與更不規律，她幾乎要停止了呼吸。

「妳待著啊，我先去繞繞、看看吧！」乙古勒說完直接滑溜離去，像一隻松鼠，快速地、毫無凝滯感地朝最近一棵大樹頂攀爬。

「這究竟是什麼地方？我怎麼會跑到這裡了？」梅婉喃喃自語，眼神四處打量。

想起剛剛離去的乙古勒，她抬頭望向直挺墨綠色枝葉的大樹樹梢，卻不見乙古勒的身影，連一點動靜也沒。才平過視線，隱約看見前方有個巨大的身影稍微移動了幾吋。梅婉吃了一驚，還沒來得及驚叫，乙古勒已經從樹頂滑落並攀附在樹幹上盯著她看。

「這裡是一大片的森林，我剛剛爬上去看了看周圍，竟然看不到周邊。梅婉啊，妳帶我來的這裡是什麼地方啊？」

「我也不知道啊，我腦海裡浮現出有座廣袤森林，四周又有一股力量包圍著拖著我來，所以我們就來到這裡了。」

「所以，妳也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而且是被綁架了過來！」乙古勒表情徒然出現恐懼之色，聲音顯得顫抖。說到綁架，喚起了她生前被霸凌欺負的經驗記憶，立刻自樹幹滑下貼在梅婉身邊。

「也不是綁架，而是被引導過來。對了，我們是被一股力量導引過來這個方向的。」

「那，妳看我們要不要現在回頭啊？我總覺得這裡不太對勁。」乙古勒緊抓著梅婉的手臂問。

「不，乙古勒，一個巫師不會平白無故遇見與巫有關的事物，假如沒有特別危險的事，我想我們應該留下一點時間看看，我們不會沒有理由地被引導到這裡的。」梅婉安慰著說。

「妳不怕呀？」

「不怕！」梅婉說的堅決，可是想起剛剛看到的巨大身影，心理又有幾分憂懼。「別怕，我是個女巫耶，妳忘了？我們應該有能力保護我們自己的。」

「但願是這樣的，梅婉啊！」乙古勒眼神瞥向四周，聲音更細小。

「別擔心，我先來做個巫法，跟這裡的一切打招呼吧！」梅婉撫了撫乙古勒細小的肩頭安慰著說。

為了安慰因為陌生環境而驚魂未定的乙古勒，也因為巫師到陌生環境的禮節，梅婉環視了一下週遭的情況，隨即從袋子中取出陶珠串，唸起了些祝禱詞，敬告這裡的管理神靈。梅婉意外的發現，管理大山森林的神靈，並沒有讓她出現第一次接觸的違和感，她猜想這一座山林應該是她熟悉的地方。敬禱完畢，梅婉直起身子穿上外套，牽著乙古勒的手站在剛剛她攀爬的大樹下。

這大樹有著淺褐色且直挺的樹幹，約兩人合抱粗，在三公尺處開始第一枝枝幹，葉片大小約十公分寬約三個指幅色、深綠近墨，樹底下散佈著白色乾圓果子，疏密不一。梅婉覺得熟悉卻不十分肯定，她撿拾起圓果子觀看，發覺那是由兩個半球併合而成，外部包覆著極薄乾膜的果子核。

「妳在看什麼？梅婉？」

「楠樹子，我記得這是楠樹，五、六月份果子成熟的兩三個月的時間，動物會輪批到這棵樹吃果子，樹上有獼猴、飛鼠，樹下有山豬、山羌、山羊，連螃蟹也會來吃，吃剩的果子核就是妳看到的這些乾圓果子。這一段時間的動物吃了楠樹子果肉，肉質也會變得肥嫩多汁充滿香氣。」梅婉說著，眼角注意到乙古勒瞪著大眼看著她。

「妳干嘛這樣看我？這是部落的基本常識呀，我常聽我父親以及叔叔們提這事，所以我當然知道啊！」梅婉解釋著，「唉唷，我不是跟妳上烹調課講解肉品常識，然後要妳去吃這些動物啦。我是要說，這種樹的周邊一定有許多動物的痕跡，說不定已經走出來幾條獸徑。我們注意一下，找出一條路徑，我們往森林裡頭看看。」

「還要進去喔？」

「都已經來了，現在回去，妳不覺得奇怪嗎？況且天還這麼亮。我們走一走，天一黑我們就離開。」梅婉順勢抬頭看了看說。

「一定喔！」

「唉唷，看妳喔，每天都在暗暗黑的廁所生活，現在居然害怕這裡光線不好。」梅婉笑著說。

楠樹旁果然有一條寬窄不等又斷斷續續成線狀的獸徑，兩旁生長的灌木遮覆掩來，往前看去，一下子浮現一下子消失。梅婉讓乙古勒站上她的肩頭，輕輕的撥去灌木枝葉，小心的往前走。

下午三點多的森林，看不見陽光，雲霧漫瀾下呈現不均勻的微弱光線，使得十公尺外的能見度受到影響，而一個人高度以上的樹枝葉梢已經沒入濃霧中。梅婉注意到前方約兩公尺一棵高大喬木下，兩隻藍腹鵲正由一叢灌木旁的落葉一前一後走過，絲毫沒注意到梅婉兩個人接近，而一支白鵲卻忽然由右前方拍撲著翅膀飛來。視野所見的樹幹間，因為潮濕多霧，長滿了不少的蕨類植物與苔蘚植物。對此，梅婉雖然無法精準說出散佈其間的崖薑蕨、腳邊的小毛蕨、腎蕨，還有一半身影在霧中的筆筒樹以及底下的冷清草與蛇根草等等的名稱，卻不感到陌生，只是因為不確定所處的位置，以及一時之間不適應起霧的森林所帶來的壓迫感，因而楞著四處張望。

「這裡究竟是哪裡啊？」梅婉注意到小徑右側陡起了一道牆似的連綿山壁，喃喃的說。

「是啊！這裡怎麼這麼奇怪？」乙古勒也夢囈似的囁囁說著。

小徑右側山壁展延的距離不長，那陡起的地勢，實際是土石與幾株錐果櫟樹樹根糾結盤紮所形成的土壁。幾隻獼猴在枝葉間鑽行嬉戲，稍遠處傳來鳴……鳴……鳴的雄猴嗥叫聲；左側枝伸著粗大的樹枝幹，正有一些不知名的動物快速的移動著。

「乙古勒，這些動物好像並沒有發覺我們，妳注意到了嗎？」

「這還用說啊！我們都不是這個空間的實體，就像我在學校那樣，一般人看不見我。」

「對喔，我忘了，我是以魂魄的形式來的，真要讓牠們看見，變成牠們眼裡的『鬼』，恐怕引起驚慌了。不過，這樣真好玩，妳看見了嗎，那隻啃草的動物。」梅婉伸出右手指著在一棵長在樹幹的山蘇底下，一隻低頭啃食灌木嫩莖的短角動物。

「那是山羌，機敏又膽小，平常根本不可能這麼接近觀察。」梅婉說。

「牠是朝我們這個方向看吧？這麼近，不到兩公尺的距離，牠長得真醜啊！」乙古勒說。

醜？這個字眼居然從乙古勒口裡說出？梅婉心裡直想笑，沒理會肩上的乙古勒頭已經卡進大樹旁生長的灌木叢枝葉。她停下腳步，低頭看著這一隻專注啃食的山羌。

這山羌有一對約十五公分長的短角，角根部接近頭顱的地方約兩公分有些皺摺，向外凸出了短短角狀物，眼眸明亮，短鼻濕黑，有一張看起來跟書上水鹿圖片一樣的小臉；比一般米格魯成犬稍微袖珍的體型，搭在袖珍粗細勻稱的腿上，移動間有幾分的優雅。

真漂亮啦！梅婉心理不自覺讚嘆，她從沒有看過活著的山羌，更別說這麼近距離的看一隻活生生的山羌在進食。

梅婉感到開心滿足，抬起頭，感覺前方以及左側有些影子晃動，心裡一凜。

「怎麼了？」乙古勒感覺梅婉不對勁。

「好像有什麼東西在附近活動。」

「啊，妳別嚇我啊！我們回去了吧！」乙古勒聲音幾乎是尖叫著的，而遠方恰巧傳來幾聲竹雞的彼此叫換聲。

「哎呀，妳怎麼這麼膽小，我們……」梅婉霎時住嘴，因為周邊忽然明亮了起來。

小徑才穿過崖壁，霧氣流動中逐漸變薄而擴展出一大塊的清朗，而空中雲層也跟著開裂，下午近四點的陽光灌了進來。整座森林像是斜照進帶有溫黃色澤的燈光，透過枝葉的篩漏，呈現電影院內投射在煙霧的光線效果，視線既明亮又晦暗，才看清楚森林內植物競相爭長的生機綠意，樹蔭與底層的落葉便清楚的暗沉了下來。顯然陽光的照進，並沒有提供更大的照明，但雲霧的散淡所開展的清亮視野，還是讓梅婉兩個人忍不住哇…了一聲讚嘆。

原來他們兩個沿著小徑朝西南的方向緩坡攀爬，已經進入一個較為平坦的區域，區域中心有四棵十數人合抱粗的大樹，分別在四個方向矗立著，中間所圍出的空地約略有二十公尺見方，由西南向東北傾斜起伏著，空地稀疏生長著低矮的植物，土被因為落葉腐朽形成的暗沉顏色，倒像是為了襯托這四棵巨樹褐色的肢幹與綠葉，安份的四下鋪展任蟲蟻各自覓食築巢與爭鬥。

「噁心！」乙古勒忽然緊抱著梅婉的肩背皺起眉頭說。

「怎麼了？」梅婉扳過頭問。

「妳看！」乙古勒指著空地靠中央的一個小土丘，一隻穿山甲，正穿出一個小洞口，唇上還沾了幾隻螞蟻，另外一隻骨碌骨碌地朝著另一棵倒在一旁的腐朽樹幹走去。

「應該是穿山甲吧！肉質很好吃！」梅婉不假思索的說。

「耶，妳很噁心呢？什麼動物都可以牽扯到吃！」乙古勒臉上皺著眉，忽然露出嫌惡的表情，伸過身子向前看著梅婉。

「什麼呀，靠山吃山，也不能說錯了，這是我們民族的生活方式啊！況且，這也是一種生態調整啊！」梅婉停了一下，「生態調整，生態平衡，妳知道吧？」

「那是什麼？以前學校沒教這個呀！」

「就像……就像那些螞蟻，」梅婉指著螞蟻築巢所形成的蟻丘，繼續說：「假如沒有這些螞蟻以及看不到的黴菌，也許那些落葉還有小動物的屍體就沒有處理的程序，就不會變成養分供植物再吸收利用，整座森林循環會變得很慢，說不定就逐漸尾縮死亡。但假如螞蟻太多，森林又可能被整個螞蟻吃掉，所以除了螞蟻本身的平衡機制，外界的獵殺可能就是達成平衡的手段。剛剛妳看到的穿山甲，以螞蟻果腹就適度的控管了螞蟻的數量。又假如穿山甲的數量太多，造成螞蟻的嚴重不足，就會影響養分供需的循環。這樣了解嗎？」

「可是……」

「再舉一個例子。」梅婉似乎打算一口氣說完，不讓乙古勒插話，「這裡肯定有許多飛鼠，飛鼠喜歡吃樹梢的嫩芽，牠們的活躍，適時的抑制了喬木的生長，喬木不快速的往上往旁生長，就會留有多些空隙，讓樹底層的灌木有機會生長提供動物必要的食物

以及遮蔽。但飛鼠太多，樹木也有可能無法適時的生長到足以開花結果延續生命所需要的成熟度，而造成森林的失衡，所以，除了飛鼠本身生態內部的調節，就必須有其他動物的獵殺來抑止，那些老鷹、冠鷲，或者獵人便是飛鼠的獵殺者、數量的平衡者。」

「妳說的這些聽起來很簡單，但是我不懂，我也不想懂。總之，妳不要每一回都扯到吃這件事啦！」乙古勒爬下梅婉的肩頭站到地面，繼續說：「動物總是要廝殺，妳看這些植物，多安靜多祥和啊！」

「是啊！」

梅婉似乎也不想在這話題上打轉，因為，她注意到，這四棵巨樹之外的外圍，包括剛才小徑來的方向，都還有為數不少的巨大樹木，各以枝幹伸展開的間隔各自挺立著。根據光線射入的方向判斷，梅婉從所站立的位置透過枝葉縫隙向東方望去，大致可以看到雲霧下一整片的綠海中，一棵棵高大喬木的樹冠層所形成的一球球綠色疙瘩。極遠處，墨綠色邊緣線連接著藍黑的彎弧海平線，令梅婉感到驚訝。

「那是海平面，東部太平洋的海平面，乙古勒，我們已經在台東的森林了，極可能是大巴六九部落後山的森林，我想我們來對了！」梅婉的聲調上揚，語氣顯得興奮。

「妳確定嗎？」

「我……我也不是那麼確定！」梅婉忽然猶豫起來，因為她並沒有看到她奶奶所居住的部落後方，那環抱著部落的兩個高大極易辨識的山脊線。

「可能是角度的關係吧！我看不到任何熟悉的地形。」梅婉說，「不過，妳說的對，這些植物真的很平和、安靜。」

梅婉收回剛剛以為來到了熟悉地域的喜悅與心思，附和著乙古勒的話並專注的觀察周遭的環境。

這四棵巨木所在的淨空地，是南北縱向山脈的一處鞍部或稜線缺口，向西向東延伸了幾座山脊線，形成幾個水系的分水嶺或發源地。這四棵樹靠西靠北邊地勢較高的，是直挺薄皮細葉的紅檜，細葉片略略扎手，皮層細細的紋路一層層疊覆，北邊的那棵稍高，但兩棵都很粗大，許要十八個成年大漢合圍，枝葉都鑽上了整個森林樹冠層之上。除了寄生的植物，上頭還有兩三巢大冠鷲。靠南靠東是皮層較濕潤黃褐色葉片較寬的牛樟樹，南面那棵看似兩棵合併生長的向旁橫長，高度雖然不如檜木，但與東面那棵粗壯直挺的牛樟樹並列，氣勢一點也不弱於那紅檜。

梅婉分辨不出樟樹有本樟、芳樟、陰陽樟、油樟、栳樟、冇樟、牛樟的名稱分類與各自的特色，但認得一般樟樹成黑褐色小塊裂狀的樹皮，也認得出木樟那看似茄冬樹皮偏向褐色的薄裂塊樹皮；她不清楚扁柏與檜木有什麼不同，但知道圖鑑上檜木的樣子，更在國小時期與父親在南橫路上親撫過檜木樹幹，所以，不致於陌生。

梅婉回頭看著剛才來的小徑，她注意到稜線似乎是在剛剛進來時的山壁之後，向西向北逐漸攀延伸，而這兩種樹種便是隔著稜線取出足夠的間隔對立而生，這令她感到興趣。她輕輕吸了口氣，空氣中漫瀰著香樟、芳樟散發的一股股淡淡地帶有甜味的香氣，她熟悉極了這個與她家裡家具相同的氣味。

梅婉好奇的四處瞻望，發覺這兩種樹種似乎各自佔據了一大塊區域圈地生長，只在兩個樹種接觸的區域間雜著相互共生，我生個五、六棵，你長個七、八叢誰也不吃虧，

連檜木那清麗的特有香氣，也細細的、隱隱的夾在樟樹的氣息之中四處飄漫。這些大樹少則五、六人合抱，大則十數人合抱的粗細，彼此之間枝桠伸展的距離，除了小株同種的數目之外，還容納其他樹種生長。此地常見的紅楠、白雞油、山黃麻、大葉楠、青楓、長尾尖櫨、台灣樺、台灣烏心石、台灣擦樹和零星的松樹，便依其生長特性雜生其間。另外還有些不知名的幾種喬木，似乎也努力爭取一些空間吸收陽光。

除了這些梅婉叫不出的樹種，她還注意到幾個這些大樹上多半附生著許多巢蕨、瓦葦、石葦、木賊等等叫也叫不出名稱的附生蕨類，景象雖然不至於太陌生，但是那生長的密度與種類繁茂，還是讓她目光貪婪地四下張望。

這裡是一大群的巨木林。梅婉心裡做了一個小結論。

「喂，梅婉啊！」乙古勒扯了扯梅婉的手說。

「又怎麼了？」

「我说的就是这个樣子！」乙古勒伸出細細手臂，乾癟癟的食拇指向前指了指，似乎也有與梅婉相同的感受。又補充說：「妳看，倒在那裡的那棵巨木旁又長了幾棵樹，而那些藤蔓已經快爬滿那一棵的樹頂了！這樣多好啊！陽光下大家各自爭長，誰也別想妨害誰，動物太喜歡相互殺戮了！」乙古勒說急了，醃菜乾似的舌頭啪啦啪啦的夾雜著風切聲。

「呵呵……妳想得太好了！生物之間必然存在著競爭與合作，動物是這樣，植物也是這樣，不過呢，我同意妳說的，下午陽光斜照的現在，這裡看起來還真是祥和靜謐啊，沒有太多令人不悅的聲音擾亂。安靜極了！」

「除了我們的交談聲！」

「不，還有那暮禪尤…尤…令人傷感的鳴叫聲，以及山羌找尋夥伴的嘔嘔聲，同時還有那幾隻烏鴉、老鷹收翅回巢最後幾聲鷹嘯。還有……還有……妳聽，那是獼猴，嗚嗚嗚的亂叫。」

「真是有趣啊，梅婉！」乙古勒說，「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會有機會來到這種地方跟妳這樣談話。我甚至從來也沒這麼舒服的說話。」

「也許這就是森林的魔力吧，我的父母親常常帶我回台東老家，每一回都要沿著林道上來走一走，說是先要清清肺。」

「清清肺？到森林清清肺？好特別啊！我好像從來沒有產生過這種念頭，除了學校那幾棵樹，我的記憶裡也不存在任何跟森林有關的事。每天躲在那間廁所的孔道中，我也不知道我應該擁有什麼想法了。」乙古勒的語氣出現了一點哀傷。

「哎呀，別想這麼多了！妳現在就有啦！想想看，這麼大的森林，眼前的巨大樹木少說也幾百棵，我們趁天黑離開以前，好好的逛逛看一看，增長些經驗，吸一吸這裡的空氣清清肺吧！這裡的芬多精可是充沛著的呢。」梅婉說完立刻深呼吸的做樣子，引導乙古勒一起做。

「哇！我的肺部要吸炸了！好清冽喔！」乙古勒漲紅了臉說。

「呵…妳的樣子好可愛唷！」梅婉笑著注視乙古勒說，但瞬間凝凍住了笑臉，她清楚看見那四棵巨樹後方有兩三個巨大的影子稍稍地移動，那影像似乎是與側方那棵圓鼓而皮層緊密的樟樹相同，但定睛一看，沒有風吹，也沒有草動，除了原有的動物噪叫聲

持續響徹與回音。

「怎麼了？梅婉，又有什麼東西在附近活動，是吧？妳別嚇我啊，我才剛要喜歡這個地方呢。」乙古勒話還沒說完就已經爬上梅婉的肩頭，緊張的四下瞻望。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不過我確定應該有什麼東西在活動，感覺起來還沒有什麼敵意！或者還沒發現我們，不把我們當是一回事。」

「那我們該回去了吧？」乙古勒說話聲音出現了一點顫抖，似乎開始感到害怕。

「現在嗎？」梅婉猶豫著左看右看。

原本開裂的雲霧已經悄悄起了變化，空氣流動中，一層層又一片片的由外遮掩而來，原先斜射進來的陽光已不復見，整個區域又回復到先前那種無華的通透亮度。在沒有固定的光線來源之下，以那四棵巨樹為中心，向外輻射出一個相當大半徑範圍的光明現象，半徑內浮現一種奇異的明亮現象，既不刺眼明亮，也無任何樹幹叢草的陰影形成，昏昏的卻可以清楚的看見所有範圍內的景物。

梅婉忽然打了個寒顫，而乙古勒透過一群樹幹枝葉的空隙，注視著遠方，嘴角忽然起了一窩笑意。

「妳待在這裡一會兒，我去去就來！」聲音還沒收停，乙古勒已經離開。

「喂！」梅婉才出口試圖呼喊制止，已不見乙古勒的身影，速度之快令梅婉詫異。

「真是的，剛剛還害怕吵著回去，現在怎麼跟一隻松鼠一樣忽然消失。」

「真是的！」梅婉望著乙古勒消失的方向又說。